

鲁班场的守陵老兵

周小霞

中牺牲的先烈，直到生命的尽头。

1944年，刘付昌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一路颠簸到云南，然后出境到缅甸。不久后，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刘付昌所在的部队被紧急调回贵州，在都匀、独山与日军激战。在一次近距离搏杀中，刘付昌干掉了两个日本兵，也被日本兵的刺刀在左臂上留下了一条十多厘米长的伤疤。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刘付昌在团长带领下，毅然在战场上起义，由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10兵团第9纵队的一名战士。在随后的解放江苏、浙江、福建等战役中，因作战英勇，刘付昌先后荣立两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刘付昌退伍回到家乡，他将军装、军功章收起来，当了一名普通农民，默默耕耘在黔北的乡野。

在贵州，在遵义，在大娄山麓，在赤水河畔……在革命先辈曾留下足迹、播下火种的老区，人们对红军有着难以言说的崇敬。新中国成立前，父母送儿当红军，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比比皆是，还有很多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收留掉队的战士、为红军送吃送喝……新中国成立后，沿着红军战斗足迹走访、收集、整理红军遗留的宝贵文物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1968年，当地政府为了更好地保护红军烈士墓，决定修筑陵园。当地领导找到家住附近的刘付昌，征求他的意见，请他负责维修烈士陵园、守护烈士墓。刘付昌想都没想，就爽快答应：“我一定守好，守到老！”

这是刘付昌的承诺，他说到做到了。这一守，就是五十个春秋，就是一辈子。

三

子夜时分，寂静的陵园显得格外空旷。我不知道那无数个夜晚，老兵刘付昌是怎样与孤独为伴，守在烈士墓旁的。我也不知道那五十个春夏秋冬，是如何让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变成了一位两鬓斑白的耄耋老人的。

起初是维修烈士墓。刘付昌带着几名工人，筑围墙、修道路、砌墓地，一干就是三年。这三年中，他带领着工人们从山脚下背砖上山，一块砖一块砖地修砌。条件艰苦，只能天天吃苞谷饭、喝南瓜汤，但是刘付昌坚持了下来。

然后是绿化。陵园里光秃秃的，他就从山下背泥巴到山上，将石杓晃凿出洞，再培上土，种草种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在陵园栽下的树多达千余棵，如今小一些的树约有碗口粗，大一些的树一个人已经环抱不住了。

修完烈士陵园后，刘付昌就在烈士墓旁边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工棚，从此这里就成了他的家，长眠于此的一百四十六位红军烈士就是他日夜守护的亲人。守墓之初，没有一分工资，待遇就是政府提供的两餐饭。他还在陵园树林下种菜种瓜。瓜果成熟后，他总是要先祭奠英烈，剩下的才拿来自己吃。

在陵园里，他是清洁工。无论刮风下

雨，他总是坚持6点前就起床把陵园打扫干净。这些年，他扫坏的扫帚就有千余把。

他也是讲解员。每当有人来祭奠烈士时，他就耐心地为大家讲述那段峥嵘岁月。这些年，他讲述红色故事已有上万次。

他更是烈士们的亲人。陵园闭园时，他常常围绕烈士墓静静地走，与先烈们“对话”，生怕把先烈们冷落了。

五十个春秋，树叶青了又黄，黄了又青。2018年7月，刘付昌老人与世长辞。生前，他交代家人，把他葬在烈士陵园对面的山壁上，他要继续“守护”这些先烈们。

四

映山红在开，鸢尾花在开，樟树和柏树发出了新芽。岁月轮转，赤水河自西向东滚滚流淌。

阳光落在鲁班场，落在昔日刘付昌日夜守护的红军烈士陵园，也落在今天郭德刚日夜守护的红军烈士陵园。

那是在刘付昌守陵的第三十个年头，他等来了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郭德刚。在此后二十年的时间里，守好红军陵园这份庄严而沉重的任务，刘付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传给了这位后来人。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注定的缘分。和刘老一样，郭德刚也是一名老兵。

1973年1月，为响应国家号召，刚满二十二岁的郭德刚应征入伍，在云南保山边防部队服役，四年后退伍回乡。

回到家乡后，郭德刚在生产队带领乡亲们从事农业生产。他始终以一名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从事农业生产。然而他的风湿病日益严重，这是在部队执行任务时落下的，渐渐地他干不了重活了。这成为郭德刚心中的遗憾，他觉得自己愧对“军人”这个称谓。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郭德刚来到陵园参观，得知刘付昌老人的感人事迹，知道了他和自己一样，都是退役军人，又看到老人年事已高，便打算接续守护烈士陵园。



图①为刘付昌老人生前在打扫陵园。仁怀市委宣传部供图

经过有关部门考察后，郭德刚如愿以偿，成为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第二代守陵人。

五

郭德刚是个好学的人，来到陵园第一天就拜师学艺，向刘付昌了解陵园情况，熟悉守陵工作。刘付昌对郭德刚的认真感到十分欣慰，但他除了介绍烈士、介绍陵园修建历史外，并无其他交代。

第二天，天蒙蒙亮，刘付昌就起床了。洗漱结束后，他立即拿起扫帚，出门开始清扫广场、台阶、道路……等郭德刚醒来，刘付昌已经在门外扫了好一阵子，郭德刚很是愧疚，赶紧跟在这位少言寡语的师父身后打扫。

郭德刚始终忘不了，老人的脊梁像一张弓，每日里张着，在日出之前，在风雨之中。经年累月，弓的弹性也弱了。一次，老人在修剪万年青时被绊倒了，磕破了太阳穴，缝了五针才止住血。当地政府考虑到刘付昌年岁大了，让他回家休息，他却一直不舍得离开，直到有一次摔伤了坐骨神经，不能动弹，他才肯回家短暂休养。老人踉跄的步态，在后来的无数个夜晚，常常出现在郭德刚的梦境里。在鲁班场烈士陵园，那个身影就像一盏灯，时时照亮着郭德刚。

刘付昌在弥留之际嘱咐郭德刚，一定要把陵园守好。

刘付昌说，曾经的鲁班场穷得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要是没有红军，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大家哪能过上好日子。我上过战场，晓得先烈们有多不易，烈士陵园里的英烈，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绿草茵茵，苍柏青青。风，顺着山的脊梁，吹拂过鲁班场，也吹走日复一日的时光。陵园里，郭德刚仍然在讲述着那些难忘的故事。

师父走了。如今，故事的讲述者也成了另一个故事里的主角。他和他，还有更多的他，用忠诚、用诚信，以庄严之心、勤勉之力书写着新的深情故事……



说甘肃的定西是一座“绿城”，外地人可能会不信。但在定西生活工作了快四十年的我，可以自豪地说，现在的定西正在变成黄土高原上一座四季有绿的绿色之城与生态之城。

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这样描绘定西：“广袤雄浑的黄土高原腹地，贫瘠枯荒的陇中旱塬，坐落着一个贫困的古城——定西。”前段时间，一位黑龙江的画家来到定西，他感慨地说：“我与定西结缘已经二十八年了，清楚地记得1994年第一次来定西，对定西的印象是定西真小，真荒凉。一座城里没有几条街，街上没有几辆车，街道也灰蒙蒙的，树也没有几棵。定西，如今绿色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美，真是大不一样了！”

我是定西人，土生土长，见证着定西的发展变化。对定西，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定西，我怀着无限的希望。

定西的绿，要说历史性的变迁，得从上世纪80年代“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宁夏西海固）建设说起。当时的扶贫开发就涵盖了以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建设。城市的行道树、绿化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定西为数不多的主要街道，比如中华路、交通路、永定路，都栽植了槐树、柳树、柏树、杨树等树种。2003年，定西撤地设市后，又建设了定西新城。

党的十八大以来，定西市委、市政府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切切实实落实到城市建设上，打造了一座宜居城市，让定西更加美起来、绿起来、舒适起来。

水是定西人的命根子，当定西人看到清亮亮的河水在流淌时，难掩心中的激动和兴奋。定西穿城而过有三条河流：东河、西河和官川河。这三条河以前都是季节性河，只有在夏秋季下暴雨的时候，才可见浑浊的泥水。现在呢？西河长流着清澈的洮河水。引洮工程让定西人喝上了甜水，也分流出一部分生态用水，用以滋润干渴的定西河道。东河则穿定西城的南部而过，两岸的滨河大道平整宽敞，绿化带高低有序，人行道上经常有市民漫步其中，悠闲自得。西河与东河从气象桥开始汇成官川河，蜿蜒曲折，游走新城。一川河水，波光潋滟，倒映着蓝天白云，倒映着高楼大厦。

现在的定西有了定西湖，那可是一片特别大的水面，静静地躺在定西新城的怀抱中。夏日里，湖的四面柳树成荫，湖中荷花盛开，湖水里还散布着丛丛簇簇的芦苇。随着这一大片人工湖的出现，南方常见的白鹭来了，绿头鸭、黑头鸭，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也来了。生态环境的改善，让定西湖备受市民欢迎，人们都爱到定西湖畔游玩、跑步。湖边不远处还有一条官川河沿线景观带，那也是定西人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定西的公园也多了。以前在老城区只有一个玉湖公园，公园不大，有点亭台楼阁，但显得水面很小。现在新建了生态园、凤鸣公园、渭水公园，改造提升了西岩山省级森林公园。街道边、小区外的罅隙空间，也被充分利用起来，建起了十几个街头小公园，种植了花木，布置了凳椅，供人们休息小坐。公园多了，人们就近休憩、锻炼的地方也多了。

曾经破败荒凉的大碱沟与小碱沟，进行了河道治理，变成了生态文化公园。定西八景、定西凤凰城的传说、定西建城故事等，被雕刻成画儿，镶嵌在公园的护墙上，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文化内涵。

还得说一说金华林、福州林、青岛林。三座城市派来了工程师，带来了资金，怀着对定西人民的深情厚谊，在定西城市北部建起了金华林，在南山石羊岭建起了福州林，在东山建起了青岛林。云杉侧柏齐上，刺槐杨树交加。青山巍巍，绿树茁壮，友情长存，绿意盎然。

定西的树种真是多起来了。云杉、白皮松、北京桧树、构树、五角枫等许多市民们没见过的树种，如今遍布新城区的各个公园与各条街道。数不清的灌木花卉落户园林，让定西四季有绿、三季花开。春天最迷人的是丁香、迎春、连翘、贴梗海棠，整座定西城都香气弥漫。夏季有黄刺玫、黄绣线菊、红瑞木竞相绽放。秋季呢，各种树叶都变黄了、变红了，高高低低，密密麻麻，绿黄红相间，色彩斑斓。冬天，云杉、白皮松、油松迎冬傲寒，给定西增添了绿意与生机。好美的定西，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新城，也是我最爱的家园。

昔日的定西，贫穷荒凉尘土满眼；今日的定西，活力迸发如绿色满园。

下图为定西湖风光。

绿染定西

张剑



王宏宾摄

千年香榧韵悠长

叶为宝

去年十月，受朋友之邀，我来到浙江绍兴市会稽山，探访著名的“香榧之乡”。车子在一座农家小院前停下，刚下车，一阵香榧独有的清香已然扑面而来。

进门落座，主人方庆茂请我们品尝香榧。果子两头尖圆，颜色金黄，形如橄榄。我拿起一颗，可任凭我掐来捏去，怎么也打不开果壳。主人看出了我的尴尬，指着上面两只眼似的圆圈，笑着对我说：“香榧长有两只‘眼睛’，只要用力按它，香榧的硬壳就会打开。”我依言一试，果壳立时张开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香榧，满满的新鲜感。

品着香榧，心想，这小小的果子是怎样长在枝头的？老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说，过会儿我们到香榧林去看看。

老方的香榧林位于一处山谷之中，青山

绿水间，几十株香榧树枝繁叶茂，卓然矗立，榧枝低垂，榧香幽幽。我端详眼前的香榧果，只见它们个头大小不一，大的形如橄榄，小的状同圆珠笔头。同行伙伴说：“香榧果是‘三代同树’，在一株树上同时长着今、明、后3年的果子。一般的果树都是当年开花，当年结果，当年采摘。像香榧这样‘三代同树’的果树实属罕见。”

我们顺着山势拾级而上，一株巨大的香榧树出现在我们面前，树干挺直，枝叶婆娑，高出其他香榧树几十米。走近了，我发现树干上挂着一块灰底白字的牌子，上书：“经度120.5度，纬度29.69度，海拔535.5米，树龄1380多年。”1380多年！老方介绍，这株古榧是这里的“香榧王”，胸径要四人方可合抱，树冠延展可达900多平方米！

眼前这株香榧，最大的分枝因数年前曾遭雷击，叶落枝秃，但仍枯而不朽。树干下面，裸露的树根伸向四面八方，遇见石缝岩隙或壕沟水渠，它都能深扎进去。古榧雷击不倒，天旱不萎，凌风傲雪，挺拔坚韧。只因它根深蒂固，才能千年不衰。

一旁的老方，正仔细端详香榧的枝叶：“好，好，没有什么病虫害！”老方70岁出头，中等身材，头发花白。他说，祖祖辈辈都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侍弄香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香榧卖不了好价钱，村里穷得叮当响。有人提出砍了香榧树改种药材、茶叶、桉树等经济作物，老方坚决不答应：“香榧是我们祖宗留下的生存树、生命树，不能砍！”他据理力争，把满山的香榧树保了下来。如今，老方年纪渐渐大了，正在读大学的儿子

学了植物学专业，立志毕业后和父亲一样种好香榧。

几年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绍兴市会稽山古香榧群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近10年来，当地政府出台了多项保护措施：建立香榧森林公园，在会稽山筑坝修堤，给果农配备撒播花粉的小型无人机……如今，会稽山的香榧树种植面积、果子产量与品质都创下历史新高，果农们收入也大大提高。

下山后，老方再次请我到 he 家里喝茶。刚坐定，他又捧给我一把香榧果。我接连吃了几颗，味道似乎比刚才更为香醇。此刻，我眼前一颗颗金黄的香榧果仿佛睁开“双眼”，在微笑，憧憬着未来十年、百年、千年的新变化！

大地